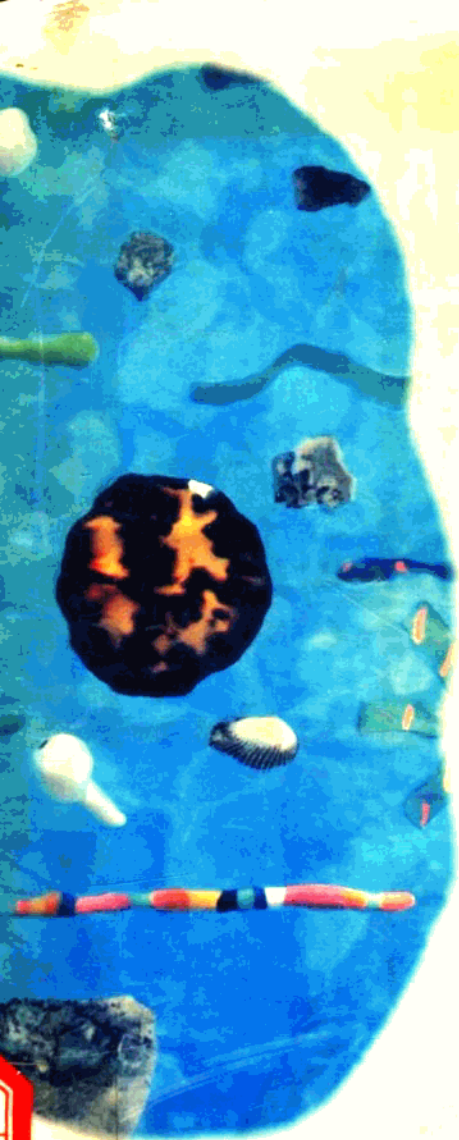




瀚海

HANHAI

小說卷
(上)

● 敦煌文藝出版社

中國作家
十年精品選

《中国作家》十年

冯牧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当然不能算长，但是，对于一个正在以豪迈的步伐向雄伟的目标奋发前进的国家来说，决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十年，对于一本刊物而言，则更是具有明显的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十年办刊，以发表作品的字数计，每期四十万字，当有二千四百万言之巨；每期有三四十位作家亮相，十年下来也有二千以上的新老作家登台。十大本装订成册的《中国作家》垛在一起，虽达不到“等身”的高度，可也能够显示着一种尊严——文学创作与精神文明的尊严。

《中国作家》这本大型文学双月刊，从1985年2月11日诞生起，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十年风雨，十年奋进，如今《中国作家》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方沃土，文学爱好者的一座园圃，全国作家们寄以厚望的一座精神家园。因此，在纪念创刊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代表编辑部全体同仁向倾心支持、帮助《中国作家》成长与发展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可以说，在我们艰辛跋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时刻都在感受着您们热情关注的目光，因而，

在回顾往事时，不能不感到一种欣慰和欢乐、共忧患的激动与温馨。

《中国作家》创刊之际，曾由我本人代表编辑部写过一篇阐述办刊宗旨的《致读者》。我这样写道：我们的刊物将以刊载中、长篇小说新作为主，而又兼及各种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和体裁的作品。《中国作家》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本具有较高艺术质量的刊物。在每期约有四十万字的容量之中，我们不敢说篇篇尽是精品，但是，我们将力求使每期刊物能够切切实实地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分量的、在思想和艺术上富有新意的作品，力求使我们的刊物办得使广大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时代生活的脉搏，同时又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发展趋向。

现在，经过十年的检验，我想，我大概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中国作家》一直是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十年中，未敢稍懈。

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刊物绝不止是知名作家的园地，它的大门向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作者敞开。我记得当时《中国作家》为自己确定的坚定不移的工作任务有两条，即“出作品，出人才”，同时决心摒除一切不利于文学队伍团结的思想上或艺术上的偏执之见，为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家和作者们提供广阔的天地。我们的刊物，属于广大作家、广大读者和广大人民。

检阅和反思《中国作家》风雨十年路，我们尽管有过挫折、有过坎坷，但我们的信念依旧、信心依旧，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艺术创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方面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我们也深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一个广泛的而绝非狭隘的概念，鉴于此，我们才力求用自己的劳作，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我们也才有

可能在十年后的今天，开列出一批刊发于《中国作家》上的优秀作品的篇目来。比如，在小说领域中，陆文夫的《井》、冯骥才的《感谢生活》、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洪峰的《瀚海》、彭荆风的《云里雾里》、许明善的《南方来信》、刘恒的《白涡》、江灏的《纸床》、孙莺翔的《阴阳鱼》、林希的《相士无非子》、陈源斌的《万家诉讼》、陈建功的《前科》、高建群的《雕像》、池莉的《预谋杀杀人》、辛实的《步入辉煌》、张欣的《伴你到黎明》、王为政的《听画》、从维熙的《黑年》、张卫明的《双兔傍地走》、何申的《穷县》、方敏的《大迁徙》、周梅森的长篇《黑坟》、汪曾祺的短篇《小芳》、铁凝的《孕妇和牛》，均属精品之列。

在纪实文学及报告文学领域，有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鲁光的《中国男子汉》、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马役军的《世界冠军的沉默》、刘富道的《人生的课题》、罗盘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周涛的《游牧长城》、张伟群、张逸的《方宏，生命不能承受之累》、张庆予、邓建永的《共和国不能忘记》、王作人、王守义的《极光下的梦》、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陈凯歌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张健的《辉煌的悲怆》及张健伟等的大型报告文学《寻找农民的真理》，都展示了一种深刻辽阔与睿智。

散文与诗歌领域，冰心老人以超拔的毅力为我们撰写了系列散文《关于男人》，展现了一片独特的思想光彩，继而有荒煤、严文井、王蒙、邵燕祥、冯亦代、韩少功、艾煌、林斤澜、张洁、张承志、叶兆言、谌容、王英琦、先燕云，奉献了一批佳作；邹荻帆、牛汉、李瑛、雷抒雁、昌耀、晓雪、韩作荣、刘湛秋的诗，使得《中国作家》的栏目愈见丰富，达到了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标准，成为目前被各选刊文摘选发率较高的一家大型期刊。

现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纯文学期刊面临各种十年前不曾预料的考验，但纵有千难万险，我们办刊的方针与宗旨不变。我仍然再一次向朋友们强调我多次说过的观点：《中国作家》从前是这样、今后仍然要坚持的，是在选择我们认定的优秀作品时，将努力做到使刊物和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变革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继续支持那些在思想艺术上有所探索、有所创新的艺术实践。继续鼓励作家们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保持和追求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以多样化的精神产品争取自己的存在资格。既然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百发百中，它永远不会被商品大潮所淹没，也不应该自轻自贱、自暴自弃，文学一旦拥护了时代和人民，历史就会给予文学以青睐和首肯，故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汐中，固守我们的精神家园，认准我们的文学坐标，以一种踔厉奋发的姿态冲向新的目标，迎接下一个世纪的曙光，是我们刊物恒定的宗旨。

十年前，在《中国作家》的创刊号上，我们为自己制定的目标“百花齐放，质量第一，立字当头，贵在创新”，经过十年的努力，证明我们一直是在沿着这一目标奋发前进。未来的路更长，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办好自己的刊物，力争使作品在“求实、求深、求精、求新”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作家与读者，同时贯彻雅俗共赏、曲高和众、贴近时代、关注现实的方针，使《中国作家》在未来的十年中更加富有实效地“出作品，出人才”，不负时代之重托、文坛之厚爱，到得那时，将又是别一种风景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古老而又新鲜、耐人寻味同时又朴素真诚的箴言，将永远给我们以鞭策和激励。

1995年1月

目 录

王安忆	小鲍庄·····	(1)
莫 言	透明的红萝卜·····	(90)
陆文夫	井 ·····	(139)
洪 峰	瀚 海 ·····	(199)
江 源	纸 床 ·····	(252)
方 敏	大迁徙 ·····	(299)
林 希	相士无非子 ·····	(342)
陈源斌	万家诉讼 ·····	(415)
高建群	雕 像 ·····	(449)
王观胜	放马天山 ·····	(496)
辛 实	步入辉煌 ·····	(551)
徐 坤	白 话 ·····	(617)
陈建功	前 科 ·····	(671)
何 申	穷 县 ·····	(729)
张卫明	双兔傍地走 ·····	(768)
《中国作家》十年(1985—1994)优秀小说作品存目 ·····		(834)

小 鲍 庄

引 子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

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眼见得山那边，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拔腿便跑。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一脚下去，直陷到腿肚子，跑不赢了。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一堵墙似的，墙头溅着水花。

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玩意儿似的。

孩子不哭了，娘们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

天没了，地没了。鸦雀无声。

不晓得过了多久，像是一眨眼那么短，又像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

还是引子

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龙廷派他治水。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筑起了一道鲍家坝，围住九万九

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倒是安乐了一阵。不料，有一年，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大水淹过坝顶，直泻下来，浇了满满一洼水。那坝子修得太坚牢，连个去处也没有，成了个大湖。

直过了三年，湖底才干。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念他往日的辛勤，龙廷开恩免了死罪。他自觉对不住百姓，痛悔不已，扪心自省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做法，无可奈何。他便带了妻子儿女，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以此赎罪。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

这里地洼，苇子倒长得旺。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弄不好，就飞出蝗虫，飞得天黑日暗。最惧怕的还是水，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眼见那坝高而且稳当，心理上也有依傍。天长日久，那坝宽大了许多，后人便叫作鲍山，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人们则叫作湖。因此别处都说“下地做活”，此地却说“下湖做活”。山不高，可是地洼，山把地围得紧。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

这已是传说了，后人当作古来听，再当作古讲与后后人，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下来，并且生出好些枝节。比如：这位祖先是禹的后代，于是，一整个鲍家都成了禹的后人。又比如：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却不得大禹之精神——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妻生子，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进门。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生了三子一女。由于心不虔诚，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自然，这就是野史了，不足为信，听听而已。

—

鲍彦山家里的，在床上哼唧，要生了。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夹了一杆锄

子，不慌不忙地朝家走。不碍事，这是第七胎了，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他心想。早生三个月便好了，这一季口粮全有了，他又想。不过这是作不得主的事，再说是差三个月，又不是三天，三个钟点，没处懊恼的。他想开了。

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还没落地，哼得也不紧。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也蹲下了。

“小麦出的还好？”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嚷了一声：“是个小子！”

“小子好。”鲍二爷说。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你不进来瞅瞅？”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

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站起身进屋了。一会儿，又出来了。

“咋样？”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起个啥名？”

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大号叫个鲍仁平，小名就叫个捞渣。”

“捞渣？！”

“捞渣。这是最末了的了，本来没提防有他哩。”鲍彦山惭愧似地笑了一声。

“叫是叫得响，捞渣！”鲍二爷点头道。

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冲着鲍彦山说：“我大哥，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做月子。”说完不等回答，风风火火地走了，又风风火火地来了，手里端着一舀小麦面，进了屋。

“家里没小麦面了？”鲍二爷问。

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此地，把奶叫作了妈妈。

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社会子死了！”

东头一座小草屋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挤了一屋老娘们，唏唏嘘嘘地抹眼泪甩鼻子。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咋老不死啊！你咋老活着，活个没完，活个没头。你个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鲍五爷咒着自个儿。

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一张脸蜡黄。上年就得了干癆，一个劲儿地吐血，硬是把血呕干死的。

“早起喝了一碗稀饭，还叫我：‘爷爷，扶我起来坐坐。’没提防，就死了哩！”鲍五爷跺着脚。

老娘们抽噎着。

队长挤了进来，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

“你老别忒难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儿。”

“就是。”

“就是啊！”周围的人无不点头。

“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

“我这不成了吃百家饭的了么！”鲍五爷又伤心。

“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敬重老人，这可是天理常伦嘛！”

鲍五爷的哭声低了。

“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

“就是。”

“就是啊！”

鲍五爷抑住啼哭：“我是说，我的命咋这么狠，老娘们，儿子，孙子，全叫我撵走了……”

“你老别这么说，生死不由人。”队长规劝道。鲍五爷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二

鲍山那边，有个小冯庄。庄上有个大闺女，叫小慧子。1960年，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一去去了二三年。回来时，她大没了，却多了个二岁的小小子，说是路边上拾来的。她就叫他拾来，他就叫她大姑。于是，渐渐的，一庄子人都改口叫大姑了。大姑一辈子没嫁人，守着拾来过。大姑疼拾来，疼亲儿似的。拾来吃稠，大姑喝稀的；拾来穿新的，大姑穿补的。只见大姑对拾来翻过一次脸，倒也不是为什么大事。拾来不知从哪翻出个货郎鼓，坐在门口摇着要，大姑劈手夺过去，给了他一耳巴子。多少好东西叫拾来糟蹋了，大姑也不心疼，也不知这货郎鼓是金打的，还是银打的，倒是有些蹊跷。还有一桩蹊跷事。有一天，几个媳妇姊妹坐在一堆晒太阳纳鞋底，拾来走过来，一头钻进大姑怀里，伸手就掀她的褂子前襟。大姑脸变了，推开拾来，站起身拾了板凳就朝家走，留下拾来呆站着。媳妇们逗拾来：

“想吃妈妈？找你娘去，这是你姑啊！”

拾来扁扁嘴，要哭又没哭。

渐渐的，庄上传出一个怪话，说的什么怪话，从不叫大姑听见，倒是常常有人去问拾来：

“拾来，你大姑那货郎鼓找来让我要要可管？”

“拾来，你大姑的妈妈你吃过吗？”

“拾来，你大姑……”

拾来虽小，却晓得问的不是好话，倒不回去向大姑学嘴，只是一味地沉默。问的人便越发觉着蹊跷，越发地要问。

拾来阴沉沉地看着他，然后一声不作地走了。于是，人们更

加觉着这一大一小共同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而拾来则变得孤寂起来，尽力躲着人，和一切人疏远着，只与他大姑接近。

就这样，大姑带着拾来过。到如今，大姑老了，没人上门提亲了；拾来大了，长得又高又大，堂堂一条汉子，干活拿九分五的工了。住的还是大姑她大盖的那间小屋，快趴到地底下去了，拾来要弯下腰才能进门。屋里黑洞洞的，一眼两块砖大的窗，冬天塞团草，夏天把草投了。灶底下是张案板，案板边上是张床，床板上—领凉席，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拾来大了，—头睡不下了，大姑缝了个布口袋，塞进麦糠，又做了个枕头。—人—头睡。大姑抱着拾来的脚丫子睡，拾来的脚丫子—直伸到大姑暖暖的怀里，心里才觉着踏实，—会儿就睡过去了。

初春的夜里，拾来觉着有点燥热，忽然睡不着了。—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暖暖的，软软的。他轻轻地动了一下脚趾头，脚趾头触到了一个更加柔软的地方，他头皮麻了—下，不敢再动了。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风吹进窗洞，窗洞里的草“啦啦”轻响了一下。他试探着又动了一下脚，想离那柔软远—些，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中陷得更深了。拾来这才发现，他的脚是在—个温暖的峡谷里。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他感觉到那峡谷最底层，最深处，有—颗心在跳动。风吹进窗洞，轻轻地响了一声。

第二天早起，拾来眼皮子耷拉着喝稀饭，不吭—声。大姑问他：

“怎么啦？哪儿不好过？”

他不说话。

大姑去摸他的脑门。

他—扭头，让开了。

中午，大姑烧开了锅，才见他扛了个凉床架子回来了。问他从哪扛来的，他不吱声，闷着头，扯绳子网床。

夜里，他自个儿睡在凉床上，枕着枕头，裹着—床破棉絮，

缩成了一团，直到下半夜才慢慢伸展开来。他梦见自己的一双脚又搁进了温和的峡谷里，岂不知大姑把棉被给他盖上，自己和衣睡了一宿。

三

鲍仁文缠定了老革命鲍彦荣，要了解他的生平，以著成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已经起定，就叫作《鲍山儿女英雄传》。老革命这一生尽管有过几日峥嵘岁月：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可谓是九死一生，眼下每月还从民政局领取几元津贴，可他极不善于总结自己，也一无自我荣耀的欲望。他关心的最是一家六七张口，如何填得满。见了鲍仁文成天拿了个本本问那早已作了古的事，而且问了一遍又一遍，心下早已烦了。想起身而去，又经不住鲍仁文烟卷的笼络。十分的折磨。

“我大爷，打孟良崮时，你们班长牺牲了，你老自觉代替班长，领着战士冲锋。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鲍仁文问道。

“屁也没想。”鲍彦荣回答道。

“你老再回忆回忆，当时究竟怎么想的？”鲍仁文掩饰住失望的表情，问道。

鲍彦荣深深地吸着烟卷：“没得工夫想。脑袋都叫打昏了，没什么想头。”

“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鲍仁文换了一种方式问。

“动机？”鲍彦荣听明白了。

“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勇敢！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鲍仁文启发着。

“哦，动机。”他好像懂了，“没什么动机，杀红了眼。打完仗下来，看到狗，我都要踢一脚，踢得它嗷嗷的。我平日里杀

只鸡都下不了手，你大知道我。”

“这是一个细节。”鲍仁文往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大文子，你赔了这么多工夫，还搭上烟卷，是要干啥哩？”他动了恻隐之心，关切地问道。

“我要写小说。”鲍仁文回答他。

“小说？”

“就是写书。”

“是民政局让你写的？”

“不是。”

“是公社要你写的？”

“不是。”

“那是给谁写的呢？”

问到了文学的目的，鲍仁文作难了。这是历代多少大文豪争辩不清的问题，他小小的鲍仁文作何回答。他只草草地说了一句：“我自己想写呢！”

“写成书能得钱吗？”老革命锲而不舍地问道。

“没得钱。‘文化大革命’了，稿费取消了。”鲍仁文耐着性子解释道。

“那你图啥？”又回到了“文学的目的”的问题上。

鲍仁文不再回答，只是微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忧郁。停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大爷，你老再说说涟水战役可管？”

鲍彦荣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烟袋。

“你老吸这个。”鲍仁文递上烟卷。

“我还是吸这个过瘾。”鲍彦荣执意不接受烟卷，他忽然觉着自己在小辈面前做的有点不体面。

鲍仁文只得自己点了一支吸起来。

烟雾缭绕着一盏油灯，一点火光跳跃着，把人的影子投在墙

上，鬼似的乱扭着。

影子在霉湿的墙上扭着，忽而缩小，忽而扩张起来，包围住整间屋子。人坐在影子底下，渺小得很。

“我要写一本书。”他心想。他在县中念了二年，晓得苏联有了高尔基，没上过一天学堂，结果成了大作家；他有一本《创业史》，听说那作家是在乡里的；他有一本《林海雪原》，听说那作家是个行伍出身，不识几个字的……古今中外，无穷的事实证明，作家是任何人都能做得的，只要勤奋。“勤奋出天才”，他写在自家床头。

他没日没夜地写着，写在中学里没用完的练习本上，写了有几厚本了。他大他娘要给他找媳妇，他也拒绝了。先著书，后成家，这也是他的座右铭，记在了心里。

人家叫他“文疯子”，这里有着几重的意思。一是他的名字叫仁文；二是他这个疯子是文的，而不像鲍秉德家里的，是武的，要起疯来几个男人也弄不了她；三是这“文疯子”的“文”里还有着一层“文章”的意思。

面对大家善意的讥讽，他不动声色，心里想着他记在本子上的又一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

四

牛棚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唱花鼓戏：

“关老爷门口字两行，古人又留下劝人方。这一字出马一杆枪，二字上横短来下横长。三字立起来像川字，四字好比四堵墙……”老革命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得出神。

鲍彦山家老大建设子替他喂牛，铡齐的麦稈子填进槽，刷啦啦的响。

鲍秉义打小跟一个戏班子唱戏，卖过嘴，叫族里人瞧不起。老了，回来了。孤身一人去，孤身一人回。问他在外成过家吗，他微微一摇头。有多事的人，给他说过几回寡妇，他还是微微一摇头。

后来，传出一个怪话，说他在戏班子里，和那挂头牌的女角儿相好了，那女戏子又把他甩了。还有个怪话，说他对东头鲍彦川家里的有点意思。鲍彦川死了有四年了，他家里的拖了四个孩子，再嫁也是难。只不过，都是一族里的，论起辈份来，鲍彦川家里的该叫鲍秉义叔，是想也不敢想的。

如今，他单身一人，就让他喂牛，住在牛棚，他有落脚处了，牛也有照应了。

虽瞧不起他干的那行当，可大人小孩都爱听他唱，都叫他作唱古的。一段曲儿能唱遍上下五千年的英雄豪杰：

“一字出马一杆枪，韩信领兵去见霸王。

霸王逼在乌江死，韩信死在厉未央。

写个二字两条龙，王母娘娘显神通。

花果高山摆下阵，水帘洞里捉妖精。

写一个三字三条街，陈世美求官未回来。

家里撇下他的妻，怀抱琵琶又上长街。

……”

一把坠子吱吱嘎嘎地拉着过门。

五

捞渣满地乱爬了。小脸儿黄巴巴的，一根头毛也没有，小鬼似的，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

他没得什么吃，只有他娘的奶。他娘像头老牛——他大说

的，吃什么都能变成妈妈。开始是吃红芋，后来红芋也不能吃净的了，要掺红芋秧子。

他大哥建设子过年十九了，还没说上媳妇。媒人还没进门，就吓回去了。黑洞洞的三间屋，给水泡松了，眼看着就要瘫成一堆烂泥。屋里两块床板，两床棉花套子破成渔网了。

这天，门前来了个打莲花落子要饭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尖尖的下巴颏，圆圆的一对眼睛。他大姐抱着捞渣站在门前玩，那小妮子站定了，打响莲花落子。滴滴溜的打了一转，才开口唱道：

“这大嫂，实在好，抱小孩，也不闹……”

他大姐还没过门呢，涨红了脸，啐了一声，进屋去了。他娘却乐了，觉着这妮子鬼得喜人，从大锅里舀了一瓢稀饭给她喝。她不喝，倒在一个大磁碗里，说要端给她娘喝。

“你娘在哪里？”他娘问。

“在庄东头大柳树底下，有病了。”小丫头说着走了。

他娘一顿饭吃得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的，像是搁进了一桩事。吃罢饭，她把锅摞下，又盛了一满碗稀饭，抓了两张煎饼，往庄东头去了。

庄东头大柳树是小鲍庄最高的地方，那年夏天，下了九天九夜的雨，一整个庄子，全淹在水里，只露出大柳树的梢，一丛子草似的，停了几十只老鼠。

柳树下果然靠了个病病歪歪的女人，蜡黄的脸皮。小妮子偎在她身边自己给自己梳小辫。干巴巴猴儿似的人儿，倒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鲍彦山家里的往这娘俩身边一蹲，摸摸丫头的辫子，说：

“早年，我也有这么一头好头毛。那时，只扎一根独辫子，这么长一段红头绳。”她将手指伸成一掐。

后半晌，有人看见鲍彦山家里的，带着外乡人模样的娘俩，